岁月如歌

秋上大石盘

朱仲祥

大石盘是县城西边的最高峰，因山上有石如磐，故名之。

深秋上得山来登高望远，起伏的山峦在眼前展开。大片苍青的松林和杉树间，夹杂着泛黄的青冈树和紫红的柿子树，以及殷红的桤木树和五倍子树叶，景象如打翻了调色盘一般，有些五彩斑斓的味道。

来到高高的山岭上，人家逐渐显露出来，这里几户那里几家的。翻修一新的青瓦平房中矗立着不少别墅似的小洋楼，望去一派赏心悦目。县城边的公路也延伸到了山梁上，串起了山村散落的农房。只是村子里有些落寞，少有人们行走，不闻鸡犬之声。一座通讯差转塔，孤零零地竖在山头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大石盘上石多地少，这里的人们对土地分外珍惜，种庄稼如同绣花一般精耕细作，巴掌大的土地上也要栽几棵青菜撒一把豌豆。那时地里一年四季没有空闲，总是种着不少生姜、大蒜、花生和青菜、萝卜、芽菜，这些是这个地方几百上千年的传统作物，而且远近闻名。比如县城里的主妇们，只要一听说是大石盘的萝卜或生姜，便可放心采购。这里的芽菜也很受顾客欢迎，一种特殊的青菜被砍下晾干，再撕成条状，拌之以各种调料，一层层腌制在巨大的陶罐里。经过发酵后开启，顿时香气扑鼻。记得人们还栽种了许多桑树，几乎家家户户都养了蚕。所以那时的春夏时节上山，随处可见一行行的柔桑，在山风中轻轻舞蹈。那时女儿尚小，别人送了十来条蚕她便养着玩。除了上街买桑叶之外，我还专门来这里学采桑。不过，这里的粮食作物是极少的，最多种些零星的玉米和土豆。

可眼前的大石盘上，蔬菜地少了很多，桑树几乎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上千亩简单化一的茶园，附近的几个山头上，全都是茶树的天地。远远望去接天接地，如同置身绿色波涛一般的茶海，在周遭一片秋色中格外惹眼。少数改种茶树的庄稼地里，蒜苗、生姜、萝卜和青菜等原来的主角，现在退而求其次，被套种在茶垄之间。此时正是嫩姜上市的时节，不少纤纤玉指似的嫩姜，已经迫不及待地钻出茶垄间的黄土。

走出碧绿的茶园，来到朋友曾经任教的袖珍村小。那时来这里，常到小学里歇歇脚叙叙旧，学古人“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”。走时，朋友还会送我一些时鲜蔬菜、应季板栗和柿饼。此时却发现，原来的村小已经消失不见。

听说新村小重建于一里开外，我寻踪而去。不料新村小也改作了农家乐，老板在校门处拉起了招揽顾客的彩布条，簇新的校舍变成了商店、茶室、餐厅和厨房，几辆休闲的轿车停在昔日的操场上。曾经的书声和歌声，不知什么时候飘散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满院子的茶香、肉香、酒香和隐约的麻将声。

我禁不住问看门的老哥，孩子们到哪里去了？

老哥望着山外，答曰：走啰，走啰，都到山下去啰。

孩子们都下山念书去了，一同下山的还有他们的父母。有的孩子需要进城谋生的父母照顾，不得不下山，有的父母因为要照顾进城求学的孩子，也不得不下山。也许如今除了下山进城，他们没有更好的办法。连同那些原来精耕细作的庄稼地，现在换成了大规模种植的茶园。村里人进城或外出谋生去了，却又把房屋建得更新，道路修得更宽。大石盘总在变与不变中，演绎着自己的岁月。

临别，老哥又嘟哝了一句：走吧，飞吧，哪天累了还会回来的。

累了才会想家，倦鸟总会归巢，这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观念。站在秋色浸染的山梁上，内心充满留恋，还有迷惑和怅惘。但我似乎理解了这种变与不变的纠结与困惑。变，是因为有更好的梦想需要去追求；不变，是缘于内心对故土的坚守和眷念！

市民生活

美器盛美花

青衫

非常喜欢书法，前一段时间曾经习练过，后来因为工作繁忙暂时搁置下来，但是家里的笔墨纸砚还是随处可见，想着哪天有空能再铺开宣纸拿起毛笔。

那个淡绿色的笔洗，外表清雅，浮凸的荷花若隐若现，是我爱极了的器物，如今空落落的，很是寂寥。

如此美器，除了盛水，还有何用？忽见厨房里买来很久未食的萝卜，干瘪得糠了心，头部却长出了嫩绿色的枝叶。自己糠了心，却滋养出了另一番新意，令我啧啧称赞。看着眼前这一抹青绿，忽然不忍丢弃，脑子里迸出空落落的笔洗来。遂切下顶端放入笔洗，接上些清水滋养起来。

我很少在家里养花，一是没有耐心，二是怕养不好辜负了花的美意。没想到这次随意的一个举动，让我拥有了一段惊艳的时光。

萝卜花被我放在厨房的窗台上，两三日换一次水，待它吸足了水分后，枝叶越发地鲜绿。只要一点点水，生命力就如此顽强，激发出了我养花的兴趣。笔洗是敞口的扁平器物，萝卜花随形而生，发育得张牙舞爪没有章法，我誉为“放养”！可是却独独有一枝笔直地生长，目不斜视，被我誉为“学霸”。半月有余的时间，“学霸”果然不负我心，顶端开出白色的细碎小花，淡黄色的花蕊，秀雅清丽。我凑上去用力闻，才隐隐闻到一丝的香甜，这“矜持”的香气，比浓郁、热烈更具情调。

到了此刻，萝卜花已经不仅仅是一株绿植，与淡绿色的笔洗相映成趣，成了家里一件重要的摆件。赏玩它成了最惬意的事情，忽而摆在书案上，雅；忽而摆在茶几上，韵；忽而又摆在餐桌旁，趣！有朋友来家里，对这小小的萝卜花无不喜爱至极，纷纷表示回家也要养上一株，甚至有个朋友说也要去买个同样的笔洗来衬托它。

其实生活中的美和雅并不需要奢华，家庭陈设品就是通过物质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，它间接地反映出主人的生活态度，与收入无关，与心态相连。往往一个内心丰富的人，表露出来的却是简约质朴，人淡如菊，才能将名利虚荣抛却一边。

再精彩的剧集都有落幕那一刻，我心爱的萝卜花也如此，在温柔了一段时光之后，仿佛完成了它的使命，离我而去。

一个普普通通的萝卜，有很多人不太爱吃它，它开出的花，也是普通的。可是如果放对了地方，盛放的姿态也可以很特别，往往远胜于金枝玉叶的美。

乡村记事

赶着时间结籽

赵自力

老家在农村，印象最深的季节应该是秋天。

“立秋胡桃白露梨，寒露柿子红了皮”“七月杨桃八月楂，九月板栗笑哈哈”。儿时的我们对这些谚语耳熟能详，这些农谚也根植在我们心里，到了什么时候吃什么美食，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事。

秋收过后，田野一片疲惫，偶尔传来老牛迂远的叫声。我们常常在田间地头去翻捡秋天遗落的果实。每一枚果实，都引得我们欢呼雀跃，在我们老家，把这叫捡秋。我常常好奇地去看地边的豇豆，以及那些不知名的草儿，它们似乎不知道秋天已经来临，还在兀自开着好看的花。“这些草还以为是夏天呢，一下霜就全打蔫了，为什么它们现在还在开花呢？”我问母亲。母亲笑着说：“正因为进入深秋快打霜了，它们才拼命开花啊，它们是要赶着时间结籽呢。”我才明白，一种植物，如果到了秋末还没结籽，该是一种怎样的慌张。

在秋风中结籽 资料图片，请作者与本报联系，以奉薄酬

当黄豆结籽的时候，秋光就像叶子一样薄了。白天一天比一天短暂，气温也在逐渐下降，空气里流淌着秋天唰唰的声音。田野里，山坡上，放眼望去，黄色草占据了主色调，那是温暖的颜色，同时也意味着生命的即将完结。无论是黄蒿、莎草，还是野苋、红蓼，都结满了籽，把枯黄的茎干压得弯弯的。我想，它们一定是在幸福地老去。

“立秋三天，寸草结籽。”我一直对那些立秋过后，赶着结籽的植物充满敬意，那是生命最动人的情景。顾城写过的一首诗：“我多么希望，有一个门口，早晨，阳光照在草上。我们站着，扶着自己的门扇，门很低，但太阳是明亮的。草在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。我们站着，不说话，就十分美好。”这样的画面，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，那是秋天的写意。

天空高了又高，日子凉了又凉。在秋意浓浓的傍晚，我常常坐在草边凝望。思绪忽然被刮过的一阵秋风吹着，让我想起故乡的那些植物，它们一定会赶在秋天结束前完成结籽。